



# 倫敦 之 夏 2011

# 倫敦

作為一個旅遊地點，確有其吸引之處。在教堂門前細看建築藝術，在古老市集旁邊欣賞街頭表演，在公園附近的咖啡廳閒坐一個下午，應該甚為寫意。

這次倫敦學習團卻和上述活動無關。這次行程並不包括漫步泰晤士河畔，也沒有去坐倫敦眼。相反，我們的同學去了探訪移民社區互助團體，參觀了一個又一個的社會企業，與學生代表和市議員交流。這一切一切，都是為了讓同學們可以更完整地了解這個地方；因為倫敦不止是一個旅遊地點，倫敦是一個世界城市。

我們當然並非第一批來倫敦考察的中國學生。自晚清以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遠赴重洋，見證過不一樣的社會環境，都會嘗試把他們的經歷帶回去，希望為自己的家帶來一點改變。我們把同學們這次倫敦之行的感想結集成書，目的也是一樣。

- 7月2日 從香港出發  
7月3日 到達倫敦  
7月4日 講座：英國創意產業  
Bloomsbury 社區導賞
- 7月5日 講座：全球化與經濟轉型  
與亞非學院學生會交流  
參觀：Coin Street Action Group
- 7月6日 參觀：Tate Modern  
欣賞音樂劇：Warhorse
- 7月7日 講座：倫敦的城市管治  
參觀：Chatham House
- 7月8日 講座：英國的移民社會  
參觀：南亞裔社區、移民及婦女互助組織  
欣賞阿富汗電影
- 7月9日 布里斯托：塗鴉藝術與社區發展  
7月10日 自由活動  
7月11日 講座：全球政治中的非政府行動者  
交流：Save the Children、Greenpeace  
參觀：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
- 7月12日 講座：全球盛事與市區重建  
參觀：倫敦 2012 奧運工地
- 7月13日 準備小組作業  
7月14日 講座：倫敦的綠色運動  
參觀：倫敦市政府環境委員會
- 7月15日 參觀：西敏寺、國會議事廳  
小組作業報告
- 7月16日 行程結束

鳴謝：倫敦大學亞非學院、AMT excite  
主辦：香港中文大學領袖培育課程





## 我的夢想 陳景龍

在倫敦的兩星期，「這在香港可以實現嗎？」是最常浮現在我心頭的問題。

參觀過不滿政府規劃而自發成立的「街坊組織」，見識過綠色和平富有創意的示威，感受過 Save the Children 一位地區理事充滿激情的演講……假如換轉在香港的話，這一切還可以實現嗎？

勞倫斯在其自傳《智慧的七柱》中寫過：「所有人都做夢，但是卻不盡相同。那些晚上做夢的人白天醒來，會發現這些夢是虛無的。但是那些白天做夢的人卻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們會行動起來，讓自己的夢變成現實。」倫敦之行，讓我



看見「夢想」的威力，一個剛萌發的「夢想」初時可能看似不可能實現，但當這個「夢想」一經傳遞到更多的羣眾時，「夢想」可以隨時引發行動，繼而帶來改變，令到一個「夢想」成為現實。

### 【一個規劃自己家園的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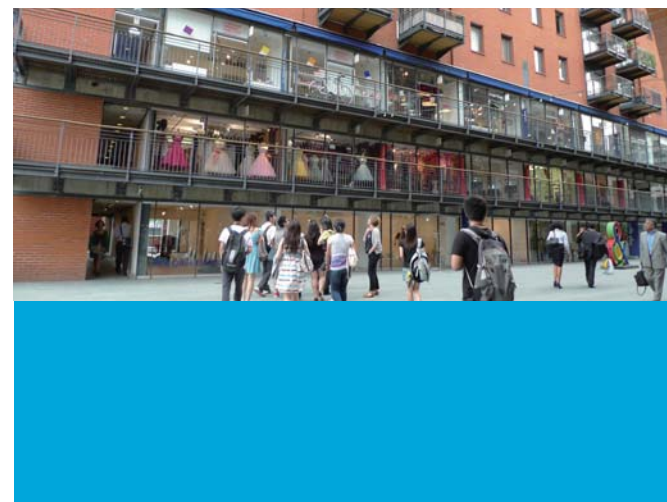
Coin Street Community Builders (CSCB) 這家在倫敦相當著名的社會企業，是倫敦之行的其中一個參觀機構。1977年，一個倫敦發展商打算重建South Bank Coin Street附近一帶的區域，計劃興建一座酒店及多幢高密度商廈。眼見自己的家園即將任人宰割，一羣居民組成Coin Street Action Group，展開了長達7年之久的抗爭運動，其間，他們進行了兩次大型居民諮詢會，收集居民對社區發展的意見，並規劃了自己夢想的發展藍圖。



多年的抗爭行動最後獲得勝利，發展商放棄了重建計劃，Coin Street Action Group，亦即後來的CSCB，得到了政府的協助，成功得到該社區的自主發展權，至今，該地已發展為一個集休憩、藝術展覽、餐飲及慈善組織於一身的社區。

Coin Street的故事令我聯想起香港的利東街（喜帖街）。利東街於2004年被政府納入H15區重建計劃，居民隨即反對，要求政府保留這個富有特色的街道。2004年中，市建局開辦了一個重建H15區的設計比賽，居民代表雖然投交了重建方案，唯市建局以不專業為由，拒絕接受居民設計的重建方案，2005年尾，政府回收利東街的業權進行重建。

Coin Street Action Group為了不讓發展商入侵自己的家園，能夠花上7年時間抗爭，但利東街的居民1年內就失守了，白白讓政府和發展商摧毀自己一手一腳建立的家園，亦令香港從此失去一條滿載本土特色的街道，難道為保衛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園而多堅持幾年也都做不到嗎？為何Coin Street可以，利東街不可以？



### 【創意抗爭 樂在其中】

John Halliday是倫敦綠色和平一位十分活躍的義工，他向我們播放了綠色和平近期行動的影片，當中有一項示威行動令我相當難忘。去年綠色和平的示威者在倫敦雀巢公司門外示威，他們裝扮成猩猩並大聲慘叫，事因雀巢公司在印尼非法開墾樹林以種植棕櫚樹，令當地猩猩的生境受到嚴重的破壞。



John是負責策劃示威行動的其中一人，他跟我們分享期

間，表現得相當自豪，指他們當天吸引了不少市民圍觀，對John而言，示威抗議不一定要使用暴力，富有趣味和創意的示威方式一樣能夠吸引大眾的對保護環境的關注，而且示威者也能夠樂在其中，不致令示威變成厭惡行動。推動他們宣揚保護環境訊息的動力，就是他們都共同擁有著令地球變成一個更美好的居住地的願景。

反觀香港的綠色組織，保護環境的抗爭似乎已經成為了無生趣的例行公事。去倫敦前的一個月，我正在一家報館實習，曾在一個星期日上午

採訪一個環保組織舉行的記者會，主題是「反對政府興建新機場跑道」，該環保組織的主席在記者會後，向在場幾個記者輕聲說：「辛苦你們了，我都不想在星期日煩住大家，我都想同女朋友去行下街。」



### 【一個夢想的傳承】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英國人Eglantyne Jebb女士見到世界各地的兒童飽受戰火蹂躪，於是毅然與妹妹成立了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目的就是要把她們的愛心散播到世界各地，保護兒童的權益。Eglantyne Jebb後來更起草了《兒童權利憲章》，並成為現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藍本。

El Khidir Daloum是救助兒童會的地區幹事，雖然他的英語口音不易聽明白，但他的演講卻超越了語言的界限，他對於服務各地兒童的爱心和真誠，深深打動在場的每一位同學和導師，「我相信每一位兒童都應享有發揮潛能的權利，而非一出生就註定步向悲慘的命運。」從El Khidir Daloum充滿熱誠的雙眼中，我看到了當日Eglantyne Jebb對世界各地兒童的愛，看到一個盼望兒童的權利得到保障的夢想，這個夢想今天

傳遞到El Khidir Daloum，我相信這個夢想將會傳遞到更多的人。

#### 【Model Answer】

去年十一月英國大學生發起大規模示威，反對政府削減教育開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生會當時佔據了校長室和學校禮堂，帶領行動的學生會聯合主席Jasper和Sebilio為我們做了一個匯報。他們介紹了英國多年來熾熱的學生運動浪潮，例如六七十年代的反戰示威，英國本土的反核示威，當然亦包括去年的反對削減教育開支示威。他們又批評倫敦一些不公平的地方，例如政府近年推出了一些優惠大商家的政策，使他們享有特權。他們亦跟我們分享了多種常見的示威模式，其間，他們顯得相當雀躍，彷彿他們正策劃下一場示威行動。

匯報結束後，Sebilio說他會繼續參與社會運動，我問他會否擔心將來的生計，他語重深長答道：「即使我吃差點住差點也沒問題，至少我睡得安，我不想看到有不公平不合理的事在我的家園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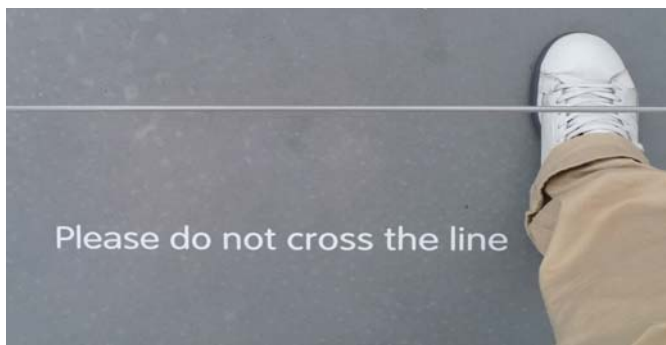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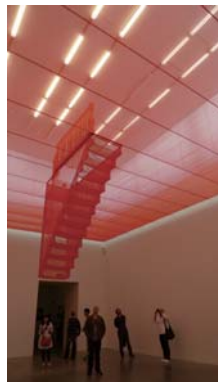
他那番回應令我陷入沉思，像Sebilio這些對社會有承擔的大學生在香港又有多少個？從小學到中學，香港的學生被訓練成考試機器，我們寫的說的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Model Answer，即使進到大學，也難以擺脫舊日的學習模式，我們

已習慣性地去找Model Answer，而不是問自己真正想的是什麼，大學的學術討論變成拚命背出Model Answer的場合，如果說出自己的想法，輕則有同學立即以一個Model Answer糾正，重則換來同學的反感討厭，被同學定性為「搏出位」之行列，大學三年內永不超生。記得在大學二年級時，一次課堂上老師問有誰日後想做財經記者，我分享說：「我不想做財經記者，因為我不想做金錢的奴隸。」沒有讚好，反而有人即時大聲駁斥：「你不用吃飯嗎？」

似乎大部分香港大學生畢業後仍樂於找出一個Model Path，樂於踏在上一代人「成功」的路上，謀一份最好的工作、賺一桶又一桶的金。每日為生計疲於奔命的低下階層不也都這樣想嗎？試問，畢業後的大學生跟他們有什麼分別？或許分別就在於大學生擁有較高的學歷，可以賺取較多的薪金吧。

在我所認識的大學生當中，有志改善社會不公義，為社會帶來一股清風的，真的少之又少，周星馳在電影《少林足球》裡說過：「人沒有夢想同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如果連入世未深的大學生對社會未來都沒有遠大的夢想，那麼在社會上，還有哪些人有呢？我真的不想見到越來越多香港人變成一條鹹魚，每天只想賺大錢，在這一潭死水般的城市裡無日無天地繼續浮沉。

倫敦之行令我反思到追求夢想是可貴的。在香港談「夢想」很多時會被取笑，談「夢想」似乎只限於孩童時期的憧憬，隨著人慢慢長大，身邊的人，乃至整個主流社會都向你說明，「夢想」是不切實際的，唯有追求物質和財富才是成功的典範，「夢想」因此變得越來越遙遠。但在倫敦，我見到「夢想」並不是不切實際的，正因為有人敢於去「發夢」，才得以為社會帶來新的元素和新的方向，為社會的不公和不足之處帶來改善，這是我在這趟倫敦之行最大的得著。



## 我們都在尋找，都在尋找什麼？ 劉恬凌

七月二日。香港機場。我們的十四天倫敦旅程正式展開。要說這次倫敦的旅程，似乎用「course」這個英文字來形容最貼切不過。Course，是一個課程，也是一趟歷程。十四天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課程，請來不同的講者，講述由倫敦的創意工業，到城市規劃；由地區社會運動，到政策制訂，透過不同面向去理解倫敦作為面向世界的國際城市，豐富得很。我更喜歡形容這十四天為一趟歷程，每個人可能經歷相近的人和事，可卻有著不同的心路歷程。就是這種人和人之間生命的接軌，為生命帶來更多醒悟。

我們不單止要學到些什麼，還要帶點什麼回香港。倫敦，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幾年前曾經踏足倫敦，自此以後對英倫有一份盲目的傾慕，偶然便會想起它，迷戀英倫口音，還有那裡一切的好。「我總有一天再回來」，那時我這樣對自己說。幾年後，又一個踏足倫敦的機會，告訴自己要把機會尋找英倫的好，記住這些好，然後帶回香港。太多太多的未知，總之，要尋找和發掘英倫的好。我們都在尋找，都在尋找什麼？

就從人的故事說起。

【由婦女創辦，服務婦女的社會企業】  
在一個社會企業，我們遇到一個硬朗而和善，

眼神堅定而願意分享自己故事的女士。這個社會企業叫Account 3，而這個女士就是創辦人之人。Account 3讓人讚嘆的地方，並不單是在短短二十年間，憑著三個女士的努力，便能夠把社會企業發展成一個擁有一幢幾層樓高的大廈為基地的組織，更加是因為它作為社會企業，能夠同時兼顧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以及用企業的身份去賺錢自給自足，支持自己的營運。

二十年前，三個女士，看見當時的社區有很多新移民婦女，基於傳統文化，這群婦女大部份時間都躲在家中做家務、照顧小孩，家外的事情，都得由男人管。久而久之，這群婦女在新的環境，似乎未能和身處的社區聯繫。Toni在這個土生土長的社區，看到這群婦女的需要，便毅然放下本來穩定的工作，和另外兩位女朋友組織起Account 3，服務社區內的婦女。

也許，要建設一個更理想的社會，要有一份覺察別人需要的敏感，也需要有一種挑戰現有規範的勇氣。在Toni的眼中，她的工作是發揮區內的婦女的能力。事實上，協助婦女發掘自己的能力，為她們提供工作機會，鼓勵她們走進社區，建立個人的支援網絡，對於本來生活只有丈夫和兒子的婦女來說，為生命開拓更多可能性是一件可喜的事。然而，Toni所挑戰的是一種文化長久而來的規範，婦女的丈夫沒有怪她「教壞」他們的妻子嗎？「我們只是堅持我們相信是對的事，



那時我們逐家逐戶敲門，去跟那些婦女，還有她們的丈夫耐心解釋，請她們參加我們的服務。」Toni 淡然的說，眼睛卻掩不住那堅持和執著。就是那份堅持，造就了今天 Account 3 的成功。今天，Account 3 的服務對象，有的已經在 Account 3 工作，就的已經成為合資格的幼兒園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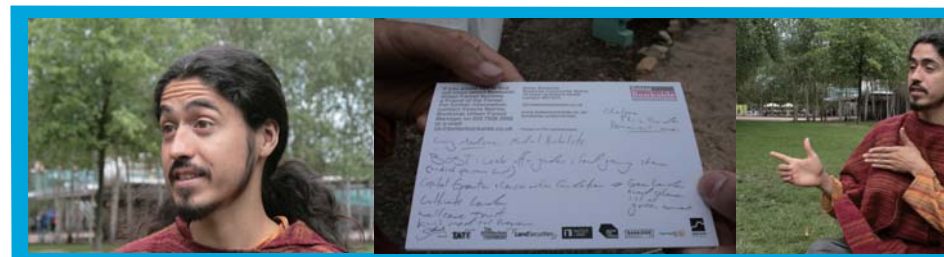
要把堅信的理念確切實踐，也需要有瞭解自己能力和限制的智慧。因為不願意受制度牽絆，Toni 把 Account 3 定位成「社會企業」，而非「非政府組織」。企業，即是透過外界的捐款，還有訓練婦女技能並為外界提供服務，而支持 Account 3 的營運。如此一來，便可以保持組織的自主性，不用受制於撥款一方的規限。原來每當面對困難，只要堅持，只要沉住氣，總會開出一條寬闊道路。

#### 【倫敦的「八十後」】

課程的尾聲，我們要做一份功課，主題是綠色。緣起自這份工作，造就了我們與充滿活力、朝氣、理想的年青人 Sebilio 的相遇，為十四天的領袖課程作一個圓滿的總結。

父母都是智利人，出生於美國，及後在德國生活了七年，然後來到倫敦接受教育至今，培養出 Sebilio 作為世界公民的視野。如果我們感覺到要為一個地方做點事，是源自我們對那地方的獨特情感，那 Sebilio 的熱情是給予人類、給予世界，他希望整個人類以至世界有一個更美好的將來。

同樣作為年青人，我們在 Sebilio 身上看到年青的無限可能。原來年青代表的不單止是一般人認為的「八十後」的激進，年青其實有很多好處。對於建立一個更理想的社會，因為我們年青，因為世界的將來是屬於我們的，我們責無旁貸。有人說，「八十後」是近代最可憐的一代。從來沒有一代人不能夠確保自己的生活好過上一代，偏偏「八十後」就是這一代人，偏偏「八十後」也是普遍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代。環境不理想，卻又得不到上一代的理解，常被定性為「懶惰」、「激進卻沒有建設性」，容易養成投訴的習慣。可能，我們花了太多力氣投訴，卻忘記了投訴的背後源自我們渴望擁有一個更理想社會的



盼望，而一個理想社會，是需要人用行動去建立的。Sebilio提醒我們，當我们用兩根手指著別人說他人不為我做些什麼時，其實我們同時有三根指頭指向自己，意味著要改變，自己就先要行動。

Sebilio說得最多的，就是「我要做點事」，事實上，他身體力行。大多數人，都只專注做一件事。而Sebilio說他最看不過眼的，就是不公義的事情。當別人花力氣去討論什麼是不公義，他已經行動起來了。那天我們去訪問他，他就熱烈地跟我們說倫敦的最低工資水平根本追不上倫敦的生活水平，他正正就這事件進行倡議工作。然後，他又說近來歐盟打算立法管制藥用植物的種植，於是他又邀請我們和他一起去到Southbank一個叫Urban Physics Garden的種植藥用植物的地方，接觸那裡的負責人，準備將來的行動。對於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疏遠，他希望透過聯繫社區內的人，用非金錢的方式作交換，如你教我調咖啡換我教你畫畫的方式，去為社區累積社區資本，建立人際支援。Sebilio的理念，是他看



見不公義的事就行動，然後感染身邊的人和他一起工作，當他發現其他不公義，他又會到那裡發起另一個行動。理想不是空口說白話，是要靠行動去實踐和證明的。

世界有那麼多不公義，一見不公義就要行動，豈不是很累？Sebilio卻說追隨自己的夢想從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而當你按著你的信念行動，好的事情就會發生。一個成功的領袖是一個擁有感染力的人，而這份感染力，來自把理想轉化為行動的能力。

【完結？開始？】

完結並非完結，只是另一個開始。在旅程上遇見的人和事，讓我們有新的經歷，新的體驗，從此成為我們的一部份，引發新的思考、新的想法，然後繼續開展我們人生的旅程。這是成長。

我們遇見的人，無論是Account 3的 Toni、Sebilio，還是在旅程上遇到其他為我們帶來衝擊的人，都有一共通點，就是他們的工作都是源於他們對人的感情。Toni對她土生土長的地區有一份情意結，希望住在那裡的人過更美好的生活；Sebilio對整個人類有深厚的感情，希望人類的將來變得理想。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充滿希望，相信人可以改變，也相信人有能力把環境變得更好。他們都有一份不掘不撓的意志，堅守信念。

生活在處處強調善用有限資源的社會，讓我們習慣帶著一個「解決問題」的角度去理解身邊的事情，彷彿只有問題出現，才值得引起關注，成為一個合理的理由去叫人投放心機，把事情變得更好。就如今次的倫敦旅程，我就常常想找出倫敦的過人之處，比較香港有什麼問題，為什麼香港人有那麼多不滿。十四天倫敦之行，與其說拿走了什麼，不如說提醒了我其實有什麼。問題不是問題本身，而是我們太習慣眼中只有問題，忽略了已有的資源。人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資源。是時候重拾希望，堅守信念，做點事。



## 倫敦不高興 張玄燊

回想倫敦之行的伊始，對倫敦的印象不過如此：大笨鐘，泰晤士河，大都市，二零一二年奧運會舉辦地...這樣的印象可能人人無異。真正到了倫敦，兩個星期的時間雖然不足以徹頭徹尾去瞭解這個城市，但是一番窺探卻給自己帶來不少的收穫。最為珍貴的經歷，應該是當倫敦褪去「國際大都市」的華麗頭銜後，慢慢看清倫敦面對的種種問題與挑戰，漸漸理解倫敦的不高興。

### 【人口多元化的隱憂】

倫敦人口組成的複雜，或許只需在街頭漫步片刻便能感受得到。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臉型，不同的膚色...居住在倫敦的人應該早已習慣了面對不同膚色的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我行走在英國其他城鎮的街巷，總會有人「目送」著我一路走過，這點頗像在北京的街頭見到了一個非洲人。



人口多元化是倫敦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好處不用在這裡贅述。但人口組成往往側重於統計數字，反而忽略了數字背後隱藏的問題。倫敦擁有大量的外來人口，政府亦曾推出相關的政策，例如建立不同少數族裔的社區，推廣不同地區的習俗及文化，開辦英語課程等等，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夠更好地融入倫敦的生活，更好地參與城市的建設與發展。

但是事實果真如此嗎？曾經採訪過一個在Green Park做保安的印度裔男子，他來到倫敦已經將近兩年半，他在這裡陪妻子讀書。問及政府的融合政策，他的回答令人吃驚。他說雖不斷收到社區服務中心的邀請，但他從未參加過類似的活動。因為在他看來，倫敦只是一個謀生之地，並不是自己的家（“a place to make a living, but not to make a home”）。因此所謂的融合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但是他也表明，雖然現在的生活有些艱苦，但是他仍舊很享受，畢竟自己曾經在這個城市為夢想而奮鬥。

他的想法應該有一定的普遍性，畢竟倫敦大多



外來人口都是奔著謀生的目的來到這裡。這樣的想法可能會使得政府的一些政策顯得多餘而無用，但是在我看來，融合本身就不是一場各方角力的競爭，它是一個雙向的互動：既需要被融合者的主動，也需要融合者的接納包容，缺一不可。我個人還是十分支持倫敦政府的做法，雖然這場演出有時候觀眾不多，但是政府對於融合的定位，展現了它的包容，展現了它為城市發展做出的長遠考慮。

反思中國內地和香港，在這一方面應該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在內地和香港，時常能感受到社會對於外來族裔的不友好，特別是對於東南亞裔。這樣的不友好並不是直接的、衝突的、面對面的，更多地是隱藏在言行舉止中的、呆板的、定式思維的。政府沒有足夠的措施來幫助外來族裔融入，而媒體民眾又時常添油加醋，這些都可能帶來隱患，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在融合的過程中，政府的角色有著引導性的作用，而一個包容有作為的政府，才是融合的真正促進者。

#### 【城市規劃的挑戰】

倫敦龐大的人口數目給城市的規劃與發展帶來了不少挑戰：生活垃圾處理，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城市綠化，犯罪率等等。這些棘手的難題，不僅考驗執政者的能力，還有可能阻礙一個城市國際化的進程。

為了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問題，政府設立了 Congestion Charge Zone，有效地減少了高峰時期市區中心的車流量。但是這項政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副作用」：緊鄰 Congestion Charge Zone 界限的環狀區域內車流量大增，導致這一區域的空氣污染問題十分嚴重。記得曾在課堂上問一位講者，Congestion Charge Zone 的設立，使得居住在界限周圍的人遭受更多的空氣污染，這是否公平。她的回答有些消極：「解決城市規劃面臨的挑戰，有時候必須要犧牲一部份人的利益。」從本位主義的角度來看，這個看法你我都能接受，畢竟自己是個旁觀者。但是如果換做是你居住在界限周圍、每天飽受空氣污染困擾，你能接受這樣的說法嗎？

政策的制定常常是政客們角力的結果，雖然一項政策無法滿足每個人的利益，但是政府有必要考慮更多的解決方案，盡力做到最好。就比如 Congestion Charge Zone 這個例子，不妨考慮推行車輛單雙號限行和車輛限購的措施，與此同時增加公共交通的補助（在我看來，倫敦公共交通的費用偏於昂貴），相信可以有效緩解市區中心的交通壓力，並且不必犧牲部份民眾的健康。

除此之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倫敦的街道。可能是因為在香港呆久了的緣故，習慣了香港乾淨整潔的街道，來到倫敦的街頭，看到隨意丟棄的煙頭和膠樽，路面上密佈的香口膠黑漬，有時真的感覺無從下「腳」。作為二零一二年奧運會的舉辦地，如果我是一名遊客，眼前的倫敦不會是我所期望的倫敦，更不會是留給我美好記憶的地方。倫敦的居民應該也會為城市的不整潔而感到不高興吧？

幫助民眾改變生活方式不是易事，城市環境的治理需要政府拿出敢作敢為的勇氣。民眾的惰性以及意識的滯後性不一定會他們帶來長久的好處，或許只有當政府努力建造出一個整潔美麗的城市，民眾才能明白這份苦心吧。

#### 【博物館里的震驚】

前幾日在大英博物館裡聽到幾個中國同胞這樣講：「其實我們應該感謝人家英國，雖說很多文物都是從世界各地搶過來的，但是畢竟英國懂得怎樣保護文明，怎樣讓歷史文明長久地持續下去，為後代造福。」

看著大英博物館里裡琳琅滿目的展品，其中很多是歷史上大英帝國從其他國家和地區掠奪來的，這點不假，誰



25





也沒有必要否認歷史，自欺欺人。但暫時忽略這些展品顯示出的曾經的帝國輝煌，換個角度想想，如果那些來自中國的展品沒有被搶來，又能否流傳下來、得到應有的保護？不妨猜測一下這些文物的命運：它們可能在文革、「破四舊」中被毀，亦可能被某些收藏家們束之高閣，「不見天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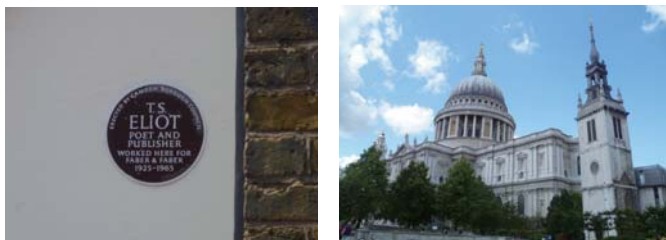
文物的好處，便在於可以形象生動地向我們訴說過去的歷史，讓人或欣賞藝術，或以史為鑒。大英博物館做到了這一點，從館中的各種 Free Tour，到不同展區的互動活動，從展品旁簡要的文字說明，到不定期舉辦的藝術講座，這些都讓求知的民眾汲取藝術的養分，瞭解歷史，才能瞭解自己。

以前很少有機會去中國的博物館，但是這次倫敦之行后，發現自己真的很傻，竟然沒有好好把握機會去瞭解中華悠久的文化。每當自己找藉口偷懶時，不妨問自己一句，一個連自己國家的文化歷史都不瞭解的人，怎麼可能奢望瞭解自己呢？

現在改變還為時不晚。

### 【後記】

上述的問題和挑戰，所有的不高興，不單是倫敦特有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面臨著類似的情形。倫敦作為城市發展的典例，能夠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提供借鑒意義。至少在我看來，倫敦和香港有著很多相似，而北京想必也會經歷類似的過程。倫敦之行帶來的啟發很多，不虛此行。




### 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 蕭宛瑩

藍色，讓人第一時間想起天空。天空的無邊無際，給人一種自由、無拘無束的感覺，讓人有數之不盡的遐想。藍色，同樣會令我想起倫敦的指示牌，跟香港道路上的指示牌十分相似，這是因為香港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遺留的痕跡。這些指示牌給我們指示去做一些應該做的事，去遵守一些規則，但在這次英國之行，我看到了英國的人怎樣去用自己的力量，去反抗這些規則，來建立自己的身份和屬於他們的社區。


由倫敦市中心出發，過了約三小時的車程後，到達了英國「塗鴉首都」Bristol，是塗鴉大師Banksy的出生地，他在街上「發表」的作品大都是跟社會的議題有關，利用藝術去發表自己的意見。是次Bristol之行也是去尋找Banksy的作品，但最吸引我的不是Banksy的作品，而是其他不知名藝術家的街頭塗鴉。於Bristol Stokes Croft有一幅杯葛連鎖超級市場Tesco的塗鴉，塗鴉上更寫著「93% of local people say no to Tesco」，

聲稱是做調查而得出的結果。不管是真還是假






的也好，這塗鴉能夠反映出當地的人民反對外來的超市入侵他們的市場的聲音，維護自己本土的產業。相反，香港的消費市場被連鎖式的店舖壟斷了，比如說買東西就是去百佳、惠康，等同英國的 Tesco 和 Sainsbury，少了許多選擇，一些較小型的商舖被邊緣化，甚至結業，然後同行的競爭少了，貨品價格便會無理上升，還沒有了一些香港特有的店舖，如士多、五金舖等等，苦了大眾。在香港很少見到這些反壟斷的運動，當我們發現的時候，已經後知後覺，那些店舖已經慢慢的滲入我們的骨頭裏。



Bristol的市民為保護自己的身份價值，保留了許多自己的藝術產業。其實身份的認同和象徵都是來自一些地區特有的文化和獨特性。其中 Stokes Croft 有一間舊的工廠，現在成了製陶瓷用品和做家具的工場，別以為他們只是做新的陶瓷用品，他們還把舊的、被人棄掉而又可以再用的杯子等回收，加上自己造的圖案或是標語如「I ❤️ Stokes Croft」等，然後重新出售，還回收了許多舊的印花循環再用，環保之餘又添加了一點自己的特色。政府亦曾經嘗試打壓Bristol的塗鴉情況，清理街上的塗鴉，可是人們依然我行我素，依然在晚上「快閃」地畫出自己想表達的東西，還有不少的市民將自己建築物的外牆塗上自己喜愛的圖畫，在路牌上作出裝飾，畫上一些花和葉，突顯這個城市的獨特性。這令我想起了香港的「九龍皇帝」曾灶財，政府只是稍作保

育，只餘下少量真跡，大部份的「墨蹟」都已被清除，亦沒有太多香港人聲援去保留這些香港特色的行為藝術，甚至認為塗鴉是沒有公德，並不視之為文化的一部份，以致能代表香港的東西愈來愈少。

是日行程將要完結之時，我們一行十多人堆在街道上，導遊給我們介紹著對面的塗鴉，不知是我們太噪吵還是因為我們是外來人的身份，給樓上的住客倒了一身洗頭水，表示不滿（幸好不是潑水）。未幾，我們就在對面的那一幅塗鴉上看到「Tourists go home」的字句，可見他們對於外來人的「入侵」的確十分反感，十分維護自己本土的文化，以防外來者的「入侵」會慢慢沖淡地區的特色。



Bristol的市民無可否認是有一點過激，對於削弱自己身份和本土產業的東西會作出大力的反抗：不歡迎遊客的到來、用塗鴉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政府的道路指示牌上簽名等等，但我十分欣賞他們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區而作的事情，對社區的關心，想起自己對身邊的事情漠不關心，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便要好好的跟他們學習。所做的事情不是要好像他們一樣的激進，但是要為自己的社區盡一點力就可以了。

除了Bristol的人民為自己的社區而破除規範以外，倫敦還有一些組織為自己的社區略盡綿力



。現時「全球化」一詞已是耳熟能詳，但背後所帶來的問題卻不是一時三刻能解決。倫敦同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同樣有許多不同的人種住在那裏，但那些人種往往因為文化差異、歧視等問題而不能融入當地社會。這次倫敦之行就讓我們去接觸一些為這些小眾去服務的團體和始創人。

Jagonari是一個幫助新移民婦女融入社會的組織，受助的婦女包括來自巴格達及印度等，她們起初來到倫敦不敢上街，「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只有丈夫出外謀生，還有小孩要照顧。Jagonari幫助這些婦女踏出社會，需要作家訪才能推使她們來參與組織的活動，訓練工作技能。Jagonari還有托兒服務，好讓她們於工作時可以專心工作，起初她們與自己的骨肉「分離」時會掉下眼淚，捨不得他們，為此Jagonari中心要在玻璃上貼上磨砂膠紙，讓婦女看不到她們的兒女，這是



我萬萬想不到的。這一群新移民婦女很難才能融入社會，基於她們的膚色，別人都會把她們與恐怖分子拉上關係，加上某部份的婦女因為宗教的關係（伊斯蘭教）而要戴頭巾，很容易被人分辨出來，更容易受到歧視，比如說把她們的頭巾拉下來、向她們吐口水等等，令她們更不敢走出社會。

Account 3的始創人在不太富裕的家庭長大，社區環境不太好，但家人仍有能力供養她到其他教育較好的地區讀書。她從少看到自己社區的不足，讀書以後就希望能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社區的人如婦女、小孩等，因此成立了Account 3這組織。起初同樣是要作家訪才能令婦女接受組織的幫助，她們怕接受別人的幫助後要受人白眼，但這群生活水平較差的婦女都能自食其力，她們的子女更接受了Account 3的幫助後，現在能走出社區，到倫敦其他的地方工作，當專業人員如律師、老師等，實在令人鼓舞。

這兩個社會企業的始創原因很簡單直接，是原於始創人起初的一腔熱誠，敢去發夢，然後付諸實行，堅守自己的信念，才能維持至今天。生活迫使這群婦女要來到倫敦謀生，不論是任何膚色的人種都應受到平等的對待，而兩個社會企業則為她們提供援助，在社區內正常地生活。不同種族的人有不同的習俗，要讓他們融和在一起，是需要透過了解和包容，去尊重他們，而不是歧視

。要幫助這群人，並不是想像中的遙遠，只要我們敢去發夢。

有時候，指示牌或是一些無形的框框是我們加諸於自己身上，不敢去衝出這些障礙，去為身邊的人做點事情。除了Bristol之行，參觀 Jagonari, Account 3以外，這次旅程中還參觀了許多社區企業和NGOs，他們同是因為自己有夢想、有理想，不願意去守一些他們認為不對的規則，去走一條他們認為對的道路，造一個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環境。只要我們堅守自己的原則，一定可以破除路上的指示牌，找到我們理想的藍天。



## AT THE FOREFRONT OF GLOBALIZATION

Oma Lee

During this trip, I felt that I truly got to know London, not as a tourist heaven, but as an actual place. Not only did I get to see the different sides of London, from its great architecture, to some of its newly regenerated areas, to its Olympic site, to its ethnic hubs; but I was also able to see London through different angles, to see the good and the bad, the glory and the problems, and to see how different people living in London see their own city. I got to take lectures on Lond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its urban planning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got to not only talk to lecturers and important policy makers and think tanks, but also students, people in advocacy and campaigns, well as many other local Londoners. I got to truly appreciate how diverse London is as a city, and how globalized and different Londoners could be from one another. It was like seeing a mini globalized world with all its interactions.

Throughout the trip, two prominent themes were constantly dominant in my observations: Change and Globalization. These two themes are always correlated, and a living example would be a person who left a particular strong impression on me, and that was a former SOAS student association leader, Sibileo. US-born, Chile-raised, and a Chile native, Sibileo worked in Germany for 7 years before coming to London to study, in which he became greatly involved with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in SOAS. He had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movements and protests against different issues within SOAS and the UK, and had been a vigilant campaigner against many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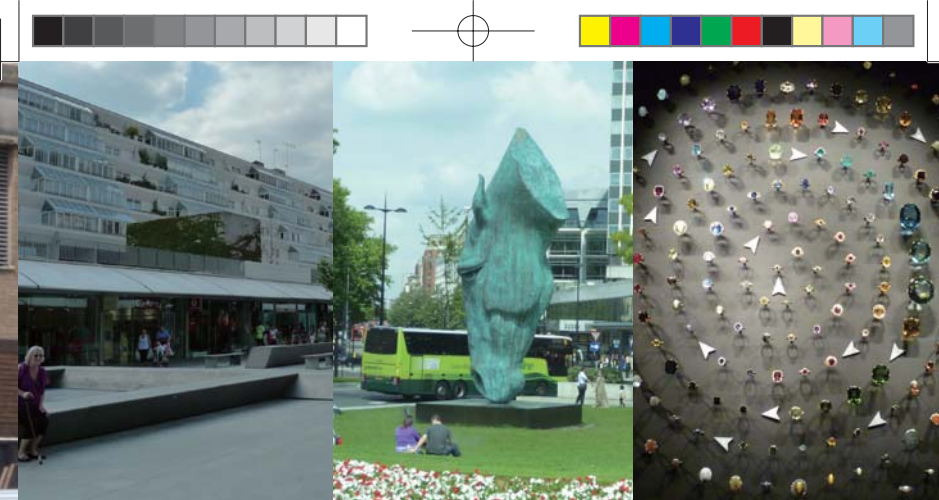
the pressing social problems in London. After graduating from SOAS, he stayed on and started working on different projects within the community. His work ranged from organizing a boycott of the school canteen, to campaigns to raise the wages of the senate house workers. He is currently starting a community project involving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and where people come together to teach each other different skills and new things. He is also starting a campaign against an EU bill concerning herbs cultivation.

Knowing that he being a foreigner living in the UK, I was immediately struck by the eloquence and confidence he exuded. My immediate reaction to his speech was "wow, this guy really knows his stuff." He was passionate and sincere, yet not overly sensitive, and was very persuasive and logical. He told us about his life and his believes. He felt that a society had to be resilient and always ask for more, so that the limits of society and the government can be pushed. Society should always find ways to reflect and express how they feel and where they stand, and our



younger generation should not hesitate from fighting for a better society and government. He truly believes in change and 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 in always constantly demanding more for the community. After Germany and the UK, he plans to move somewhere new and initiate change there too. While some people might see him as fanatic close to the likes of Don Quixote, there is one thing undeniably admirable about him, and that is at least he has his believes, at least he lives up to what he believes, at least he cares about something more substantial than just personal pursuits, and at least he hopes, visions and fights for change.

I felt the vivacity of change in a lot of Londoners that I met. From organizations like the Coin Street Action Builders, to Save the children and Greenpeace, to Sibileo, I saw a constant desire for change, for movement, for fighting for what they want for the community, instead of for merely pure selfish pursuits. Although whether actual similar ideas could be applied in Hong Kong would depend on many practical constraints, the initiative for change, and the courage to fight for more, is universal and should be learnt and upheld.



In Hong Kong, I see change too. Especially in our student circles, and although many are in opposition towards certain views and tactics by them, and although everyone is entitled to their own opinion,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we cannot deny them credit for, and it's that at least they are voicing out. At least they are caring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within Hong Kong society and not only merely focusing on big bucks or over-whelming mortgages. Sadly this group remains a minority, even within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calls for civil resilience and protests are still frowned upon by some Hong Kong-ers. Although we see communities coming together for campaigns such as the anti-demolition of Lee Tung Street and so on, the number of initiatives in Hong Kong still remain slightly feeble.

Another major theme of this trip was Globalization. Although there may be man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 I see it as an undeniable trend, a trend to a more globally connected world. More importantly, I see it as a word that also carries a need to for us to form our identity within this trend. Where do we stand in this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where cultures, economies

and races constantly clash, mix and evolve? How do we see ourselves in all of this?

Another thing about Sibileo that struck me was his account of his identity. When asked why as a foreigner, he had to care about the UK and its issues, a place in which he had only resided for a few years, his answer was just that he felt that he could do some change within that community. When asked who he considered himself to be, as a US citizen? A Chilean ? A German? Or a Londoner? His answer was none of the above. He considered himself a "global citizen", and while he currently works in the UK, he plans to move to some place new in time and initiate change there too. Everyone is a citizen of our globe, he says, if we look past our differences and try to see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us, we would learn to understand, appreciate, and live with harmony.

Here, I see a person standing in the forefront of globalization, with a globalized vision and a "global identity". I see him as a result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of our world.

Some people like Sebilio might argue that with increasing interactions within different cultures, national boundaries may become less and less significant. This view, thoug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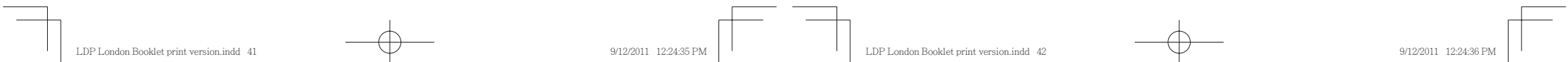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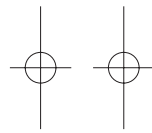


interesting, might be a little too avant-garde for me and most people, and yet we cannot deny the gist behind his point; that with increasing movement and interactions among people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new identities and new cultures are arising. The internet breaks national and racial boundaries, and “netizens” have come into being,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with dual or even triple citizenship, and many more inter-racial marriages and births. Our world has become more closely-linked, and is changing always, while we would have to adapt to such change, and find our identity and role in all of this. Sebilio sees himself as a person who goes beyo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So how do we see ourselves? Where do I stand in this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What is my role in all of this? What is my identity?

I have triple citizenship, and was raised in Hong Kong; this almost automatically guaranteed me a certain awkwardness when dealing with the question of who I am. Should I say I’m American? British? Hong Kongese? Or Chinese? All these are technically true, but who do I see myself as? It was not until recently that I gave this question such serious thought. I guess having travelled a bit, my experiences have throughout the years reaffirmed my identity as a Chinese. While being in places especially like in London or South Africa, I have been able to gradually develop a self identity that echoes my roots. I see myself as a Chinese interacting on a global platform. And once again, during this trip, and through the inspiration of Sebilio, I got to once again question myself and reaffirm how I saw mysel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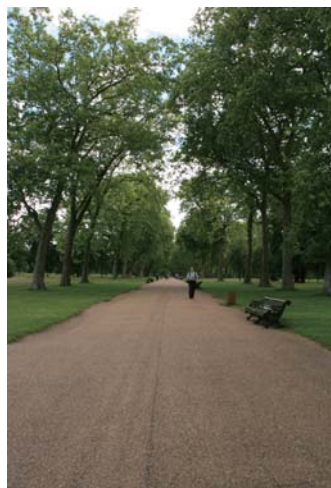
I learnt a lot during this trip, if I had to put down everything that inspired and awed me, not even a ten thousand word limit would suffice. Yet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I took away from this trip, would be the contemplation that how there can be so man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standpoints out there. Its common sense that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and that the spectrum of diversity among people is huge in one society; one would only need to see the political polls, or pick up a newspaper to see that. But it was not until this trip that I got to really feel and appreciate the vastness of this spectrum: how such a small city could harbor so much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The city is a small place, a compacted area, but within it are worlds that are as vast and as different as the continents.

One might say that living in such a globalized city, one would be much adjust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become very “globalized”. However, there is more to it than it seems. Whether or not we can really adapt to globalization, apart from what we are exposed to, also depends greatly on our attitude. I remember one group did their presentation by interviewing different people all around London. There was this Indian park ranger they interviewed, and who surprisingly said that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hesion was just a fade. He lived within an Indian community, didn’t really speak English, and didn’t want to interact with local Londoners. He also raised the difficultie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at he faced. It may be too late for some people, but being part of a new generation,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keep an open mind towards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eople. While many Chinese, Indians,



Pakistanis and such have much difficulty in adapting to London societ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hould hope to break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s, and learn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Lastly, London reminded me of how important diversity is for inspiration and growth. Not only do we have to have the right attitude to adjust to globalization, but we also need to be open to changes and clashes and the world changes and clashes. The paths we take are extremely dictated by our perspectives, and how we see things are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by what we are exposed to, in other words, what inspirations and experiences we encounter along the way. Living in Hong Kong, we see only a few perspective, our values and how we see the world are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our surroundings and how our society sees the world. But there's so much out there, and so many different ways we could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ly. Without meeting Sibileo, I would never have had the realizations that I have had. Through meeting so many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nd taking in different ideas, I'm most grateful in taking away a reminder, that I should always be open to inspiration, that every person, and every idea has its merits and things worth learning, and that we are not static beings. We learn and evaluate and reinvent ourselves through continuing inspiration and experience; and all these join together to form part of who we are, and shape who we become.



## 信仰的力量 唐瑜伯

倫敦之行十四天，將會成為我一生難忘的經歷，不僅在於它讓我瞭解到了英國的社會文化，更在於這十四天中我所經歷的思想衝擊。這次旅程像是一次精神的洗禮，它所引發我做出的思考才是它的最大價值所在。如帕斯卡爾所說，「人是會思考的葦草」。思考是人優於其他一切生物的特質。課程中，我接觸到了許多學者、藝術家、實幹家，在他們的言語中所透露的思考總讓我激動不已。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我更感到了思考的力量。

一個簡單的想法可以引發的成就，常常讓人出乎意料。這次倫敦之行最初也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想法——讓學生見識一下不同的國際大都市。我很慶幸這樣的想法最終得以實現，更慶幸自己有這樣的機會參與其中。現在想來，這樣的學習之旅在很難再有，度身定制的課程更是難再奢求。每天一個主題，既有宏觀的理論，又有展現微觀真實的實地考察。每天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這樣的角度的轉變讓我們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當天的主題，也讓



我們在不斷變化的思考角度中鍛鍊思維。很長時間以來，我總習慣於固定的思維方式，像這樣在一天之內要轉變幾次思考角度的鍛鍊的確讓我的思維方式變得不再死板。以往，我接受教育大多是在課堂，在倫敦，許多見聞卻是從實地參觀中得來的。有別以往的形式激發了我更大的興趣。畢竟理論層面的分析無論講解得多麼生動，也比不上實際做事的人分享自己所經歷的真實故事。從理論回歸實踐的方式是這次課程最成功的一點。

簡單的想法得以實現的例子我在參觀中也見到不少。Coin Street Action Group是這樣的例子，一群想要保住自己居住社區的人最終創造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從而讓自己的社區變得更加美好。Jagonari Centre是一個幫助初到倫敦的移民婦女融入社會的社區組織，最初也是源於一個想要解決移民婦女生活不便的想法。Account 3也是一個社區組織，最初成立是靠著三個社區婦女坐在一起想要為自己的社區做些事情。這些簡單的想法實現了許多難以想像的成就。

在實地參觀中，我也瞭解到了成就背後為了一個個想法的實現所付出的努力。想法是虛幻的，現實是殘酷的。我看到Coin Street Action Group的發起人經歷了七年的堅持才被政府認可，又跨過重重障礙才讓社區呈現出今日的美好景象；我也看到Jagonari Centre挺過了社區內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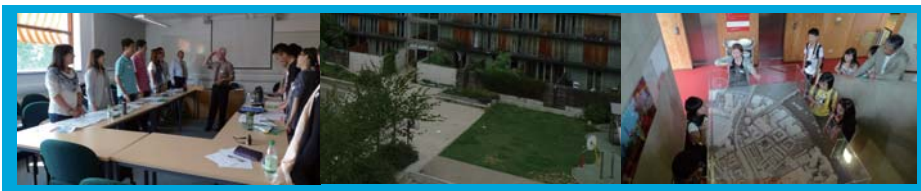
移民的反對、抗議，他們爭取多方支持，幾十年來一直為當地的婦女服務；我還看到如今Account 3仍在工作的一位創始人有過怎樣的艱辛，一位夥伴的退出和另一位夥伴的去世都曾讓她不知所措。理想主義者的頭腦總充滿幻想。那些幻想無論多麼美好都是虛無縹緲的，唯有腳踏實地的付出才能讓一個想法從虛幻變為真實，實幹的精神必不可少。世界上從不缺少理想主義者，卻少有兼具理想主義和實幹精神的人。回想自己，許多想法僅僅在腦海，沒有付諸行動，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我應該多一些行動，將想法變為現實。



行動需要激情，而且是持續不斷的激情。十四天中接觸到的近三十位講者各個充滿激情，許多在所從事的行業中十幾年、幾十年，仍然激情四射。Gerry Tebbutt是第一位講者，演員出身的他一直致力於音樂劇的發展。鶴發童顏，他手舞足蹈地給我們將音樂劇的發展歷程，好像在講自己的親身經歷一樣親切，還不時地放聲唱上幾句。他的一生都花在了音樂劇上，而且保持著始終如一的激情。John Halliday是Greenpeace的志願者

，聽他講Greenpeace的誕生、成長和發展，就像是聽一個國王介紹自己王國輝煌的歷史。說起環境問題，他痛心疾首，談起各次成功的抗議活動，他激昂亢奮。他的觀點也許是激進的，但他的激情卻並不是激進的觀點所能支撐的。多年來，他一直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義務地參加各種抗議活動。這樣的激情將時時刻刻感染他身邊的人。其他的講者在講述自己所做事情或所研究的領域時也都如數家珍，言語中帶著激動，他們的激情常令我感動。一個人十幾年如一日地做著同一件事，而且充滿激情，這樣的人值得所有人敬佩。

我一直在思考，是甚麼讓他們保持著這份激情，有這樣強大的動力付出多年的努力。這份激情不可能來自外界，外部的壓力或吸引力不可能持久。這樣的激情只會源自內心，源源不斷的由內而外地進發。隨著與一位位不同的講者接觸、問答，心中的一個想法變得越來越強烈——他們的激情源自信念，他們的堅持源自相信。好像虔誠的教徒信奉神明，他們對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正是這樣的不疑使他們堅持。他們中的許多相信本地化才是社會發展應走的軌道，於是致力



於社區建設，爭取本地權力。他們中的一些相信多元文化和民族應當相互融合，於是致力於多元文化的研究或推廣移民的融合。為了自己的信念，他們可以用幾十年來做一件事情。他們所做的事情似乎成為了一種信仰。

我常驚異於宗教的力量。虔誠的信徒可以不遠千里地朝聖，人們因為宗教聚集在一起舉行各種儀式，宗教相關的建築、音樂、書籍千百年來發展不衰。許多人的生命在宗教中找到了答案，從此不再迷茫。信念也可以作為信仰，好像一個人的宗教，作為生命的追求。我曾問過Save the Children的講者為何如此執著。他的信念中，每一個孩子都應該可以好好生活，而事實並非如此，所以他覺得自己應當為此努力終生。當心中的信念已經變成了信仰，自己對此毫不懷疑，堅持與激情便由此產生。

然而，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人在做著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在一天中，我常常聽到不同的人就一個問題給出截然不同的看法。如倫敦奧運會，有的觀點認為，奧運會影響到了當地人的生活，應當取消；有些觀點認為奧運會能夠提升倫敦的國際形象，拉動經濟，應當辦好。許多時候不同的觀點似乎都有道理。對與錯的分別是沒有的，只有角度的不同。課後討論時的比喻很形象，探尋答案的過程就好像一個人拿了一支電筒走進一個黑暗的房間。不同的人走進同樣



的屋子，看到的只是自己電筒照亮的一角。觀點的不同就好像人們看到的不同的角落，沒有誰錯，也沒有誰可以看到全部。不同的觀點能夠讓人聽到更多的聲音，瞭解到不同人的不同考慮。有著不同聲音的社會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只有單一聲音的社會是病態的。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如果所有人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只能是許多人的聲音被壓制了，或者許多人根本不再有自己的觀點。社會應當是多元的，各種觀點交織在一起才能給人更多的選擇，讓社會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倫敦一行十四天，見識了很多，學到了很多，思考了很多。作為一個學生，我見識到了世界不同地方人的生活狀態；作為一個人，我的思維觀念受到了空前的衝擊，成長了許多。這樣的經歷值得我日後繼續細細體會，並將自己的感受分享給更多的人。

# 領袖培育課程

領袖培育課程始於 2001 年，每年挑選 30 名成績優秀的本科學生給予重點培育，鼓勵他們日後於各行各業成為有遠見和勇於承擔的未來領袖。我們強調理念實踐並重，鼓勵互動參與和團隊精神。

課程分三部份：

- 1) 為期兩年合共 24 學分的正規課程，內容包括人文探討、藝術創作經歷、公共政策分析、全球化與香港社會、領袖才能工作坊等。
- 2) 兩次海外學習團（倫敦及北京）。行程目的在於研習不同世界城市面對全球化的經驗，思考香港的社會問題。
- 3) 各種型式的課外活動，包括師友計劃、見習計劃、舉辦展覽及講座，和出版計劃等。

此外，所有領袖培育課程的學生均保證獲派海外院校交流學習的機會。

課程詳覽及入讀方法：

<http://www.cuhk.edu.hk/leadership>



## 課程安排

學期 (學年一)	科目
夏 (5 至 6月)	迎新活動 倫理與政治
秋	藝術與創作經歷 I 社會問題研究方法
冬	藝術與創作經歷 II
春	公共政策制訂 論述香港
學期 (學年二)	科目
夏 (5 至 7月)	全球化與文化多元主義 領袖才能工作坊 倫敦學習團
秋	溝通技巧工作坊
冬	北京學習團
春	領袖哲學 領袖實踐



許讓成樓G01領袖培育組  
<http://www.cuhk.edu.hk/leadership>

 PRINTED ON RECYCLED PAPER